



悉悉中国风

郎君竹马来

苏朝生
三生
作品

三岁时 遇见他
七岁时 仰慕他
十五岁时 爱上他

浮生为欢，他说他只为我。而这山高水长岁月悠远，我说不如三生做聘，竹马两人，共寻尽尘世欢喜。

鬼兜转转那么久的年月，却不知有那样一人，也将自己放在心尖尖上悉心呵护，深了根却迟了芽

郎君竹馬集

朝生
苏三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郎君竹马来 / 朝生, 苏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22-4

I. ①郎… II. ①朝… ②苏…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8816 号

书 名 郎君竹马来
作 者 朝 生 苏 三
出版 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 策划 朱静静
版式 设计 孙 波
责任 编辑 姚 丽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022-4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笑
望
穿
一
千
年

窈窕为衣情成锦 / 002

他的笑意真诚好看，一诺娶嫁，无碍生死，有的只有心尖上的情谊。

石榴满城卿无双 / 015

指月城上，神将无双。

月明有鹿来 / 030

从降生那刻起，就将所有的爱恨都赋予了一个女子；而那个女子，却触摸不得。

思今在瀛洲 / 043

娶嫁当欢，最是不过。

千年意在华灯梦 / 057

他是那般的慎而重之，小心翼翼呵护着这段来之不易的团聚……那女子该是何其幸运。

扶桑酒倾东君门 / 070

关河悬远，天地浩大，都于我无碍。我只怕最终等到的，是与那人的生死相别。

仙君在上请拜堂 / 083

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表白了，表白者是我的心上人！



白兔晃过桃花桥 / 100

她三岁时遇见他，七岁时仰慕他，十五岁时爱上他。执念一起，痴缠了这么多年，却仍要用仅剩的生命忘了他。

儿戏与君成 / 113

兜兜转转那么久的年月，却不知有那样一人，也将自己放在心尖尖上悉心呵护，深了根却迟了芽。

岁岁辞桐 / 127

唯求他能安静地听她讲一讲这七年来的苦楚。只是未料到，在她站在了与他同高的位置时，却再也不能奢求他的注目了。

皇夫在下请速嫁 / 140

我是私心希望他忘了长谷山那一遇的，那样的话，我努力一下，他喜欢上的就是我。

我家神医比较忙 / 153

谁教梨花满头姿，片叶片蕊不及你。





折花令 / 168

她觉得自己与他姻缘大好，天光无限的时候，他成了她的夫子；她觉得自己与他扶手相携，羁绊一生的时候，他又成了她的至亲。

乌飞西河折桂香 / 182

她记得他暖意丛生的眸子，记得他温柔弯起的唇角，记得他教她吹叶子时凉风拂起的衣袂，记得他温热如初的怀抱和怦然心动的胸膛。这种十分闹人的心情，大抵就是喜欢。

一瓣相思 / 196

心上人大概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陪你哭陪你笑，永远不离开的人吧。

仙器竹马来 / 210

等着我，我会去找你圆了你的念想的。

一纸缚华醉浮花 / 222

她遇到了他的白头，他看见了 she 最好的模样，此生终究是不相负。



一笑望穿
一千年



陪你千年不老，千年只想眷顾你倾城一笑；

陪你永世不离，永世只愿留戀你青丝白衣。

你容颜如莲花的开落，几首仰天，一瞬间开遍漫天的烟火。



他的笑意真诚好看，一诺娶嫁，无碍生死，有的只有心尖上的情谊。



三十六天西边往西，淇水水曲之处，乃是天界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可这好地方却被一胆大包天的小仙独占了去，这小仙唤作拂夭，登仙前是个人界有名的裁衣匠，她独占这三十六天的极西界，多半原因是相中了此地的云霞。

人界裁衣用布，而这天界裁衣可稀奇得紧，用的正是云霞。布有高低之分，云亦有贵贱之别，这三十六天极西界的云堪比金丝宝线，乃是上神天君一类才穿得起的珍品。如今让这拂夭小仙垄断了去，着实让人心恨牙痒。

而这满心愤懑排在首位的主，就属玉华宫掌管服饰礼仪的奉常神官——匪君上神。

拂夭初见匪君，乃是匪君上神吃了三次自个儿的闭门羹后。那日极西界的云霞烂漫得紧，紫红遍铺溢彩流光。拂夭正拉着一位胖姑娘量体裁衣，就听闻后院一阵鸡飞狗跳。匪君上神恰好不好落在了后院一株柿子树上，乌溜溜的眼睛盯着拂夭，唇齿几张几合，说不出一句话来。

拂夭很嫌弃：“这奉常神官，是个哑巴？”

胖姑娘思忖半晌，摇了摇头：“看上神这样，应该是尴尬。”

匪君上神很忍耐，手指一拢，捏碎了一颗柿子：“在下只是想借拂夭仙子

的缚尘丝一用，还望仙子行个方便。”

拂天闻言一愣，很不给面子地哼了哼：“不借。”

胖姑娘望着匪君的黑脸，拉着拂天的袖子劝说，一张圆脸一笑便皱成了团子：“匪君上神辛苦来求了几次，仙子不然就借给他吧。”

拂天很生气：“借给他了你怎么办？那窈窕衫必须要用缚尘丝来缝制，宝叶你为了见那人耗费了多少心血，可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啊。”

宝叶唇角的弧度垂了许多，傍晚的夕阳落入她的眸子里，似是泛起了粼粼微光，她的手指绞在一起，犹疑着不知如何是好。

匪君不知何时翻下树来，颀长的身子挡在了宝叶面前，他眯眯眼，声色落如玉碎：“宝叶姑娘要见的那人，可是叫殷九嶷？”

宝叶愕然：“上神怎么知道的？”

匪君笑得一脸成竹在胸云淡风轻：“因为找我裁衣的，正是殷九嶷。”

❖ 二 ❖

帝君第九子殷九嶷，乃是三十六天出了名的人物。别人出名多半靠的是少年才俊、功业丰伟，而这么子殷九嶷却靠的是呆傻木讷、寡言少语。

五百年前的药师佛在净琉璃界讲的一场佛法，就此让殷九嶷在三十六天名声大噪。换作人界年龄还不及弱冠的殷九嶷与药师佛辩法七七四十九个回合，最终让药师佛抚须而笑，将他收入门下。

如此机缘，也只有帝君的傻儿子撞得上。

净琉璃界的大殿门口，出来一个神仙便叹息一声，听得宝叶抓心挠肺，忒不痛快。

“善哉善哉，药师佛收下那帝子，将来怕是会酿下大祸啊。”

“可不是，不懂佛法且句句诡辩，居然能同药师佛坐论七七四十九个回合，药师佛此番收徒不知是福是祸啊。”

“药师佛已经收了弟子了么？”宝叶扯住其中一人的袖子，声色里险险带了哭腔，“可我……可我还没有进去辩法过呢……”

宝叶本是净琉璃界弥罗境中的一片菩提叶，吐纳修炼五百年，人生唯一的

目标就是拜入药师佛的座下研习佛法。这一来可好，药师佛每万年才会收一弟子，若再等一万年，她早便从绿油油的小叶心变成一片黄瘪瘪的老衰叶了。

“哪来的胖丫头，不要挡路。”一个慢吞吞的声音从身后传了来。

“你叫谁胖姑娘！”宝叶腰身一扭，柳眉一竖，甚是骇人。

面前轻衣缓带的公子哥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嘴巴倒是不饶人，他修长的手指掐着宝叶气鼓鼓的脸蛋，眉目困惑：“长得跟个包子似的，可不是胖丫头吗？”

宝叶正欲跳脚，这轻薄呆傻的公子哥便被一众溜须拍马的神仙环簇着上了云头。他一步步走去，脚下便生出朵朵金灿灿的莲花，闪闪金光足足把宝叶耀出了泪花。

马屁精一溜溜，步生莲一朵朵，可不就是三十六天的帝子殷九嶷。

宝叶望着周遭对着自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八卦神仙们委屈坏了，这官大气粗的殷九嶷不但生生断了她的习佛之路，还绝绝坏了她的名声。

果然，不若两日，九公子不近女色却独独青睐弥罗境宝叶丫头的事情就传遍了三十六天。众仙们都啧啧感叹，这榆木脑袋的九公子呆傻多年总算开了窍，辩得了佛法，钓得上姑娘，可算是占尽了风光。

弥罗境的宝叶却盯着红纸黑字的八卦小报，一拍石头，菩提树的叶子随即抖了三抖。

这一抖可不好，直直抖下来个酣睡的神仙。那人摔在地上却只哼了一哼，气若游丝得紧。

宝叶慌了神，虽料想这神仙都是钢筋铁骨似的不怕挫折，可万一有那么几个身子骨弱的不经摔，怕是要闹出人命来。

慈悲为怀的宝姑娘念了几遍佛语，戳了戳神仙的后背：“这位仙友……”
神仙哼了哼。

宝叶肥了胆，蹲下身子挪到了神仙的面前：“仙友可有不适……？”

神仙酣睡的眉眼格外好看，修长的手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

宝叶觉得这好看神仙长得很是眼熟，很像那十分混账的殷九嶷，于是她把鼻尖凑了过去，黑葡萄似的眼睛眨啊眨，看得分外仔细。

神仙张大嘴巴似要打哈欠，呼呼半晌，一口咬在了宝姑娘圆乎乎的脸蛋上。

“肉包啊，好吃。”神仙在梦里笑出了声。

三

宝姑娘近来破了相，不吃辛辣，不沾油腥，仔仔细细在弥罗境养着伤。每日用弥罗小泉清洗三遍咬痕，再将蒲若花汁敷盖其上，三月后见效，这是宝叶同药师佛求来的秘方。

至于为何养个咬痕如此麻烦，纯粹是因为罪魁祸首殷九嶷，帝君一脉皆为蛟龙所化，这咬痕自然不是轻易治得了的伤。

宝姑娘从小便有个毛病，但凡遇上郁闷之事，便要大快朵颐。这宝叶将琉璃殿的蔬果贡品吃光不算，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趁机耍赖：“佛祖爷爷，徒弟犯错，师傅负责，所以你就收宝叶为徒吧。”

药师佛闭眼装傻：“善哉啊善哉。”

宝叶继续软磨硬泡，琉璃大殿外却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来人轻衣缓带，眉目间难得带了些仆仆风尘。殷九嶷见到宝叶，眉梢欣喜地挑了挑：“胖丫头……啊不，宝叶丫头。”

药师佛摇头不忍：“孽缘啊孽缘。”

但凡殷九嶷与宝叶同到之处，必然少不了一番鸡飞狗跳，此乃三十六天与净琉璃界达成的共识。

宝叶黑着脸揽了面纱，更加可怜巴巴地扯着药师佛的袖子求收徒。殷九嶷此番却兴致很高的模样，他拉过宝叶，将一颗金光灿灿的丹丸塞到了她的手中：“吃了可以治好你的伤。”

宝叶满是疑怔地看着手里的丹丸，低头间却瞥见殷九嶷拢着的左臂，丝丝猩红透过他的薄衫，直直晃了宝叶的眼。

殷九嶷背过手背，对着宝叶憨笑了半晌。宝叶却突然红了眼睛，扑在殷九嶷的怀里环住了他的身子。

殷九公子一个趔趄，倚着琉璃殿的柱子堪堪稳住了身形。宝姑娘，真的很重啊。

“我自小精通药理，你用自个儿的龙鳞入药怎么能瞒得住我……”宝姑娘

紧了紧怀抱，“我从书上看过，剥鳞扒皮是世上最疼最苦的。虽然是你咬我在先，可……从没人对我这样好过。”

殷九嶷的举手投足都温柔十分，他摸了摸宝叶的脑袋，弯了眼睛：“本仙，慈悲为怀。”

药师佛望着有伤风化的二人捻须而笑，万八千年头一回爽快了起来：“我看宝丫头的佛根也不错，勉强收归入门吧。”

宝叶活了五百年，可算是在这一日内受了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感动。于是宝姑娘理直气壮哭得涕泗横流，分外丑陋。好在殷九嶷不曾因此受了惊吓，宝姑娘的面纱层层掩映，除了一双葡萄似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曾漏出半分皱巴的圆脸。

殷九公子盯着身侧的宝叶丫头，破天荒地觉得圆胖的人居然格外可爱。

四

净琉璃界无人不晓，能在药师佛座下参禅学佛，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而今想来，这番传言也忒是坑人，宝叶被药师佛收入门下后，每日除了端茶倒水打扫卫生，连佛祖的衣角都碰不到。再同那逍遥自在、能随意出入藏经楼阅卷的殷九嶷比比，自个儿实在不像药师佛的亲徒弟。

没眼色的殷九公子时常在宝叶忙碌的时候插嘴：“胖丫头，藏经阁里的佛书很是奥妙啊，我给你讲讲如何？”

宝姑娘本就因不得进出藏经阁生了怨怒，而今闻言脸色更黑，捂着咬痕闪了身：“不听。”

殷九嶷盯着宝叶伤痕犹在的脸颊若有所思了半晌，最终一言不发地替她打扫起了卫生。

然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九公子却折煞了宝姑娘，这厢打翻了木桶，那厢掸飞了鸡毛，好好一个琉璃殿，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宝叶抢过鸡毛掸子火气噌噌：“殷九嶷，你是捣乱的不成？”

殷九嶷刚要发声，便被净琉璃界的执法使者妙真路过撞破，妙真很生气：“玩忽职守，成何体统，都随我去找佛祖领罚！”

被扭送去受罚的路上，殷九嶷悄悄在宝叶的手心画着圈圈，他一笔一画，写得歪歪扭扭：“见你因脸伤抑郁，我便想替你揽了重活……若你还不解气，我殷九嶷便娶你，负责到底。”

天光迷蒙里，殷九嶷的笑颜似是染了蜜色，真诚笃定的眼神一望无底，却偏就让人生了羞涩的怯意。宝叶晃了神，想起五百年来殷九嶷倒算是头一个如此关心自己的人，便忽然红了眼眶。

殷九嶷见状，手忙脚乱地哄着宝姑娘，却不知几时到了药师佛的座前。药师佛一笑眯眯眼：“这次正逢甲子福年，去凡界修善积福、提升修为更是难得的机会，但琉璃殿的日常事务不可荒废，我看你们二人倒是乐于清扫，不若将这机会给了妙真去？”

妙真闻言正襟危坐、铁背屹立，欣然受命的模样甚是巍峨吓人。

宝叶着了急，一抹眼泪连连挥手：“不可不可不可。”

药师佛看了看眉头紧蹙的殷九嶷，眼睛弯弯一捋胡须，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手心手背都是肉，莫不要说我偏袒谁，这样吧，坐论佛法，一定胜负。”

殷九公子与药师佛坐论佛法七七四十九个回合的事天界谁人不知，宝叶本就心虚，加之殷九嶷套路诡谲，不若三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宝姑娘气急，这帝君家的小公子修为资质本就在自个儿之上，如今连着下凡修善吃苦的机会都要跟她抢，实在可恶。于是一个急火攻心，宝叶就脸颊一痛，昏了过去。

❖ 五 ❖

琉璃殿外莲花开了满池，高大繁茂的乔木上百色鸟儿婉转鸣啼，宝叶迎着叶间透过的光影睁开了眼，药师佛和妙真关切的脸便映入了眼中。

宝叶的脸颊蚀骨般的疼痛，轻触间已然乌紫了一大片。

药师佛一叹再叹：“如此征兆倒是见所未见，九嶷本就生堕佛之象，当初我逆天将其收入门下，却不想闹出这样的事情。”

宝叶环顾四周，却未见到殷九嶷的身影。见她眉目疑惑，妙真开了口：“药师佛怀疑是殷九嶷的龙鳞戾气太重，姑娘服下才会恶化伤痕。至于殷九

疑……已被暂时幽闭在弥罗境调查。”

古书记载堕佛乃入魔的前兆，此番调查殷九疑必定凶多吉少，况且弥罗境远离三十六天，怕是帝君也无能为力。宝叶咬着指甲怔忡，如今药师佛起了怀疑，就算自己为九疑求情，在未调查清楚前他也不会放了殷九疑。

于是两厢权衡许久的宝姑娘，终于在入夜时分，心急如焚地闯了弥罗境。

弥罗境里高木相结，白鹤将喙眼深埋在洁白的翎羽间，蜜色月光恍恍透入树牢，宝叶便看到了斜靠在其中的殷九疑。她脸颊的伤疤很痛，纵使被轻纱遮了，也扯不出眉眼的笑颜，她看着他的形容，猝不及防就落下泪来。

那样一个天之骄子，从来都是光华照人的模样，而今琵琶骨却被藤锁钉穿，深色的血液顺着树藤一直蔓延到宝叶的脚下，再多些时日，定会失了仙骨。

“胖丫头，你怎么来了？脸伤……可好些了？”他在树牢深处问她，虚弱的声色却带了一丝歉疚的疼惜。

宝叶闻声，莫名的伤情更汹涌了，她边抹眼泪边砍着树藤道：“我们做叶子的，最见不得冤枉好人，何况从未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过，我……我喜欢九疑。”

殷九疑望着宝姑娘，眼里印入了温润月光。

妙真却不知从何处出现，怒发冲冠的模样十分骇人：“白天就觉得你这宝叶丫头甚是奇怪，而今看来果然是与殷九疑串通一气，还不受擒！”

宝叶还未来得及解释，便被妙真几个法诀打得连连后退。这妙真手腕颇狠，招招毙命，眼见伤及宝叶，殷九疑心下一急，忍着剧痛将藤钉扯出琵琶骨，挡在了宝叶的面前。

他捂着宝叶的眼睛，拼力结起法罩，几乎付尽半生修为将妙真的一击挡了回去。妙真似乎未能躲过，闷哼一声便没了声息。

方才暖意和煦的月色突然被团团乌云遮蔽起，鸟禽寂静，只有弥罗小泉汨汨流动的声音至终不止，淙淙涌动宛若两人的心跳。

宝叶眨着眼，睫毛挠在殷九疑的手心一阵痒，殷九疑却分明听出了她声色里的胆怯：“妙真他……死了么？”

他垂了眼眸，眸中的神色多年来第一次带了晦涩，然而他的声色却温柔依旧：“我们逃出来了，阿宝。”

六

天色将明的时候，宝叶与殷九嶷一道滚进了凡界璧山的山神庙里。二人腾云许久早已体力不支，再加上个个有伤，甫一碰到山神爷的衣袂，就双双昏了过去。

好在璧山山神多年前曾受殷九公子讲佛点化之恩，对二人照看得十分用心，三日后殷九嶷的伤势便已无大碍。

璧山正值春光明艳的时候，大好的河川风光和扶苏草木溜溜铺开在山神庙门口，让人心神畅快了不少。宝叶身体好些便蹲在山神庙外的歪脖子树下捏着法诀，可半晌过去，除了一额头的细汗，她连半分法力也施展不出。宝姑娘的脸颊一疼，脾气就更臭了些，一番拳脚后歪脖子树便落了一地果子。

本以为这脸伤不过破相，现在看来却大有泯灭仙资的意味，怕是再过些时日，宝姑娘连天界都回不去了。

殷九公子见状忧心忡忡，若是当日他将龙鳞在涤尘池中浸涤一番，怕也不会害得宝姑娘伤势愈重。

“若是我曾在涤尘池中浸涤过鳞片便好了，也不会害得你毁容……宝叶，我娶你如何？”九公子站定在懊恼的宝姑娘面前，眨着眼的模样很是歉疚诚恳。

宝叶羞恼极了，脸颊染了彤云，轻咳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煞风景的山神不知何时出现，一个趑趄扑倒在殷九嶷的面前，大呼不好：“妙真被发现身死弥罗境，各路神仙一渲染，三十六天已然传遍。都说九公子已入魔，即便是误杀妙真也应受天律处置，如今帝君也压不住了，为平众怒将要剔了九公子的仙骨，这可如何是好？”

璧山平底起了风波，一川烟草簌簌飘动，山雨欲来似的惹人心惊。

趁着帝君人马还未寻到璧山，殷九嶷闭关不出抑制煞气，山神则在璧山四周都设了结界，唯有后山开了一线通道，那是专为宝叶留下的。山神苦口婆心，不住地劝宝姑娘离开，宝姑娘脑筋很死，要与殷九公子同甘共苦生死托付。

“宝叶啊，九公子说了送你走，你就莫要再折煞老夫了。”

“九嶷闭关了这么久还不出现，我怎么放心得下，况且……况且九嶷亲口

说要娶我的，我……我都允了，哪有夫婿有难，自己跑了的道理。”

宝叶脖子很红地争辩，一张圆脸眉头微蹙，却看得出真切的忧忡关怀。山神无奈地摇摇头，一袭玄色衣裳的殷九嶷不知何时出现，步履一起便生出朵朵墨色莲花，风姿天成，犹是他日宝叶初见时的那般，只是眉眼多了些许陌生。

殷九嶷启了唇，声色冷淡了三分：“九嶷自幼习得礼仪为重，伤及姑娘自是要谦愚负责一番，却未想到姑娘当了真。何况……九嶷不喜欢身形胖硕的女子，还请姑娘自重。”

宝叶方才拉着殷九嶷的袖子憨笑，闻言一个踉跄：“你说了要娶我的……”

殷九嶷走近两步勾起了嘴角，他伏在宝叶的耳边一字一顿道：“失了窈窕还如何称得上女子，娶你为妻，九嶷惶恐。”

璧山不知何时来了细密冷雨，一点一滴，随风钻入衣襟沁得人身心俱凉。宝叶颊边一痛，抬手摸时才发觉泪水浸入了伤痕，蚀骨腐心似的让人难耐。

宝叶捂着脸颊蹲下身子，颤忪的肩头泄露着心底最深最痛的秘密。佛说，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林中，心不动则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则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

她终于顿悟了这句佛偈，却也感同身受为爱憎之痛。冷雨细细里，宝叶如一尾渴求水的鱼大口喘息，殷九嶷方才站着的地方已然没了人影，身后似乎有人同样伤怀不语，宝叶正要回头，后颈一痛，便晕了过去。

七

宝叶再醒来是在璧山山脚的村子里，收留她的老婆婆见宝叶转醒连呼上苍庇佑。村子里一片断壁残垣的景象，据村民说前日璧山动了天怒，乌云瞬来雷鸣电闪的，不若片刻就天降流火毁了村子，如今饿殍遍地，死伤无数，惨状甚是骇人。

宝叶虽然已经失了法力，但药理医理还是懂的。佛曰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璧山大战也有自己的缘故，她自是该尽力医治伤患。

那日后，璧山村子里便出现了一位蒙着面纱的女医者，温和有礼，行善无数。细心的村民感怀之余却也发现这位女菩萨的眉间常锁，时时遥望璧山怅

惘，似是有深深心事。

由冬入春的第一日，小池方塘冰雪消融，汨汨春泉灵动有声，喜鹊踏着抽芽的柳枝婉转鸣啼，宝叶正在为一尾锦鲤医治剥鳞之伤，一抬眼便看见了壁山的山神爷。

山神爷仆仆风尘，衣衫褴褛带伤，宝叶见状，近日来的强作镇定崩塌殆尽，平稳的声色第一次带了颤抖：“九嶷呢？”

“九公子赶走老夫独自应战，而后就失了踪影，帝君对此事讳莫如深也没个交代，老夫料想……九公子怕是凶多吉少。”山神长吁短叹，将一个包裹仔细地交托在宝叶手上，声色哀伤，“九公子临行前仍旧惦念姑娘的伤势，还望姑娘好生珍惜。”

宝叶望着包裹里褪下的龙鳞，再也无法抑制地抽噎起来。每一片鳞片都在净琉璃界的涤尘池里浸涤过，在日影下熠熠生辉，闪烁着至纯至善的光彩。

锦鲤辗转游动，扑棱起朵朵水花，墨色嫣然的池底宛若那人深邃的眼眸。宝叶还记得殷九嶷初下凡界时许诺的那番话。

“若是我曾在涤尘池中浸涤过鳞片便好了，也不会害得你毁容……宝叶，我娶你如何？”

彼时他的笑意真诚好看，一诺娶嫁，无碍生死，有的只有心尖上的情谊。可而今，却要用至死方休般剥皮扒鳞的痛意来换自己的伤好登仙，殷九嶷，你怎么这般痴傻……

宝叶善缘结满，重获仙姿的那日正是谷雨，净琉璃界小雨纷纷，巨大的菩提叶在雨中微颤，荷露由叶尖滴入池塘湮开圈圈涟漪，雨丝乱飏的芙蓉水摇曳开阖间便看到一个女子的倒影。宝叶施了法，颤动的水面便显出了殷九嶷的身影，一颦一笑，都是思念至极。

药师佛拈花而来，见状无奈叹息。

自殷九嶷出逃后，净琉璃界便彻查了魔气侵袭一事，调查十日后才发现恶化宝叶伤痕的不是殷九嶷的龙鳞，而是弥罗境的弥罗小泉。正是妙真多年混迹在净琉璃界，将魔界之水倒入弥罗小泉，再借弥罗小泉滋养之由来让弥罗境中的草木吞吐魔气，才有此番缘因。

而妙真借假死脱身并将罪名加诸在殷九嶷身上，将此事恶化，触怒了